

北淡地區客家家族移民及互動研究案 論文摘要：

清朝時期，淡水港為北台重要轉運站，許多客家移民渡海來台，自淡水登陸後，順著淡水河來到淡水一帶落腳，之後再慢慢轉進三芝、石門一帶。現今北縣北海岸一帶，順著淡水鄞山寺，至三芝、石門仍可見許多來自汀洲與漳州客家族群，其中三芝鄉蔚為北海岸客家大鎮，客家人口約占百分之六十，且多為汀州永定人士，然而三芝、石門除了汀州客外，也聚集了來自漳州詔安官陂客家謝姓、南靖簡姓等，這些客家大族群居在三芝、石門地區除有經濟因素外，同鄉聚居開墾也是一大因素，目前仍居住在三芝、石門地區的客家人，經過此次研究調查發現，多為「原鄉居住在福建省境內的客家人」，也就是俗稱的福佬客。

福佬客由張光直先生主持的「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料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自 1972 年至 1976 年)中研究民族學的學者：李亦園、劉枝萬、王崧興學者們開始展開對臺灣中南部「福佬客」的研究，發展至今「福佬客」一詞已經是大家都相當嫻熟的名稱。

所謂的福佬客，又稱為「客底」，是指原本是客家人，然而，卻因故接受閩南人的同化，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不知不覺中變成閩南人，在主觀上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甚至於在客觀上不知道自己具有客家血統。¹

這些原籍為客家人的所謂福佬客，估計約有一百萬人左右，主要分布於宜蘭、臺北的三芝、新莊、桃園北部、彰化、雲林、嘉義、屏東幾個縣市。他們大多因通婚或居住型態散居於福佬村莊之間，所以在語言、生活習俗等文化，均在潛移默化中因相對性弱勢而被同化。²

多數學者在討論關於「福佬客」問題時，多專注在人類學和社會學上，族群之間的同化（assimilation）與涵化（acculturation）作用，或是專注在語言學上客語與閩語之間的語音變化情形，倘若一旦想進一步就該福佬客所處地區，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分析，還是必須回歸田野調查，主要原因在於，自清初開始的「客家」書寫（筆者按：清初臺灣方志中的客家形象）是出自於閩南人之手，所以「客家」的「祖籍」也被化約為廣東潮州府，這種客家祖籍的單純化也對日後臺灣漢人的祖籍觀念帶來深遠的影響。不久之後，「客家」一詞便被等同於「粵」（廣東

¹ 施正鋒，〈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客家運動〉，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四溪計畫（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所主持，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計畫，亦稱為四溪計畫），2009/7/24。

² 莊華堂，〈客家人、福佬客的開發背景與分佈現況〉，《臺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頁 97-107，1998。

人)，而「閩」也同時成為講閩南話之人的代稱。³

邱彥貴、吳中杰在《臺灣客家地圖》一書中特繪製了「清代客家移民主要祖籍來源表」，破除一般民眾認定祖先來自福建即為福佬，來自廣東即為客家的觀念。

書中清代客家移民主要祖籍來源表之表格經筆者稍加修改後如下表所示：

省份	府州	縣份	備註
福建省	漳州府	南靖、詔安、雲霄、平和 龍溪縣、長泰縣、海澄縣、漳浦縣	為部分客家地區
	泉州府	惠安、晉江、南安 (合稱三邑人/頂郊人)	為純粹閩南地區
		安溪、同安(合稱下郊人)	為純粹閩南地區
	汀州府	永定、武平、上杭 長汀、連城、寧化、清流、明溪	為純粹客家地區
廣東省	潮州府	大埔、豐順、海陽縣、潮陽縣、揭陽縣、 澄海縣、普寧縣、惠來縣、饒平縣	為純粹客家地區
		饒平、惠來、揭陽、普寧 海陽(潮安)、潮陽	為部分客家地區
	嘉應州	嘉應(梅縣)、長樂(五華) 鎮平(蕉嶺)、興寧、平遠	為純粹客家地區
	惠州府	海豐、陸豐	為部分客家地區

資料來源：改編自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頁 29，2001。

「福佬客」的研究，焦點多集中在「漳州客」上，主因在經由調查發現，漳州移民在臺灣並非少數，但半數由漳州移民來臺的移民人士，其實皆為閩西的漳州客而非全為福佬人。⁴最後，研究者漸漸由福佬客議題中關注到「汀洲客」的存在，單獨列為討論研究對象，則是直到近期才開始的。長期以來汀洲客的蹤跡隱藏在閩粵二分法的戶口普查之中：清朝時期臺灣缺乏完整的人口普查數據，

³ 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頁 141-168，2003.6。

⁴ 以臺灣總人口中，漳州府移民人口佔台灣總人口數的 35.2% 左右，臺灣現有人口中，有七百萬以上的祖籍是漳州，而漳州府所屬各縣之中，南靖縣是向臺灣移民最多的縣—南靖縣向臺灣移民的數量，佔福建向台灣移民總數的一成，佔漳州向臺灣移民總數的兩成半左右，也就是說現在臺灣以兩千萬人口來計算，其中有一千多萬人是祖籍南靖。而祖籍地為詔安的客家人口，也佔臺灣總人口百分之五以上，約一百萬人，加上平和、漳浦與雲霄的部份，按此估計光是漳州客就佔了台灣總人口百分之十三到十五之間，而這些人一向被計算在閩南人口中。林嘉書，《南靖與台灣》，華星出版社，1993；李坤錦，〈漳州客家初步探討〉，《客家》，106 期，頁 28-31，1999.4。

甚至於苦於偷渡猖獗，亦不可能求得完整的數據⁵，官方所留下來的紀錄，也僅有人口總數的估計數值。

而後日人於明治 38 年（1905）展開第一回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後，陸續在 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等年度陸續進行臺灣全島的戶口調查（「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在 1920 年後即改稱為「國勢調查」），其中 1926 年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從事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才將閩粵兩籍再加以細分，儘管日人嘗試將來自各個州府的漢籍移民分類，從事日治時期臺灣客家族群人口動態研究的鄭政誠教授仍表示：

因客家與閩南同屬漢族一支，不少官方記錄多概稱之，造成區別的困難度，且許多判讀需透過更細緻街庄的記載方能達成，另如「福佬客」等問題亦無法從官方統計資料中清楚抽出。…由於客家人口遍及全臺各地，在移居發展面向上受不同族群衝融，多有相異發展軌跡，是以如何再擴大研究範圍，並藉助其他資料強化分析樣本，…亦有待繼續深入探究。⁶

本研究正是藉由田野調查方式，逐一蒐羅北淡地區客家大族之族譜（以仍居住在淡水、三芝、石門一帶的客家籍家族為主，因故搬遷至他區的家族暫不在此討論範圍），佐以各個客家家族的訪談資料，觀察北淡區祭祀圈的形成與轉變，其中又以人數最為眾多的汀州永定江姓為代表，江氏至今留有完整的譜系資料，官方單位亦存有不少相關古文書，足以成為研究之切入點。

田野不易取得之族譜，主要輔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族譜作為補充，古文書方面，近年已有不少資料庫可供大眾於線上使用，儘管不一定能見到原始古文書的掃描檔，但多有提供電子化的原文以供參考，故若線上資料庫可取得之相關古文書，例如：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建置數位的國家文化資料庫(CCA) <http://nrch.cca.gov.tw/ccahome/>，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建置的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 <http://thdl.ntu.edu.tw/>，本文將提供該資料庫中古文書的完整編號，以便查找。

本研究案因人力物力之有限，無法對於研究對象進行地毯式的普查與走訪，其中亦有不少家族拒絕受訪，故本文中石門地區的資料相當有限，本文僅能就現有資源將田野資料完整呈現，以及初步針對資料加以解析，然而進一步的研

⁵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人口估量〉，《興大歷史學報》，20 期，頁 75-108，2008/08。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歷史變遷》，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何炳棣，《1368-1953 中國人口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莊吉發，〈清初人口流動與乾隆年間（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禁止偷渡臺灣政策的探討〉，《淡江史學》，頁 67-98，1989.1。

⁶ 鄭政誠，《日治時期臺灣客家族群人口動態之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6 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論文，2007。

究與詮釋，便有待學者努力。